



朋友圈晒娃 为何四年级后频频蒸发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谢洋 实习生 王萧然 罗婕

0-6岁天天晒,孩子干啥都可爱;
一二年级经常晒,孩子得表扬了、戴红领巾了、当上卫生委员了;
三年级偶尔晒,晒孩子写的作文画的画,开始抱怨辅导不了了;
四年级开始消失,几个月晒一次;
五年级不晒了,抱怨陪着写作业折寿,为心脏支架降价欢呼;
六年级完全消失,什么话都不说了,就像没生过孩子一样

前不久,亲子育儿专家杨槩的一段文字引发不少家长的共鸣,在新浪微博上#朋友圈不再晒娃的原因#话题迅速登上热搜,阅读量达1.9亿,讨论数达2.9万。

杨槩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超七成的孩子在四年级之后,在父母的朋友圈中消失了,等你下一次看到这些蒸发的孩子,也许他们已上大学了。

为什么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父母在社交平台上晒娃的热情越来越低?是神兽进入青春叛逆期,让头疼的父母没有了想晒的欲望;还是孩子的学习从让人操心到让人灰心,让部分原本嘚瑟的家长失去了晒娃的底气?

从热情满满到逐渐倦怠的朋友圈晒娃

广西百色覃岚女士的朋友圈里,儿子已经失踪快两年了。

曾经一度,覃岚也是朋友圈的晒娃狂人。儿子过个生日,在幼儿园参加个活动,甚至换个新发型她都会饶有兴致地拍上九宫格发朋友圈并认真配文。尤其是儿子8岁那年,初学软笔书法时的一组作品,引来众多亲友在朋友圈围观,评论区全是诸如“小小年纪,笔下已经见风骨”“小书法家真棒”之类的赞美。覃岚此后便隔三差五晒儿子的作品给亲友品鉴,动辄近百条点赞和评论,让她成就感满满。

随着孩子升入小学高年级,覃岚每天面对儿子时的心情,渐渐从百看不厌转变为看见就烦。身为辅警的她平时上班雷厉风行惯了,可每天辅导孩子作业,儿子边玩边写的拖拉劲儿把她折磨得没了脾气。目睹两个半小时就能完成的家庭作业,有时我晚上加班到10点回家他还没写完,过了1个小时再去检查还没写完!服得透透的!

覃岚不仅对在朋友圈晒孩子学习毫无兴趣,而且对儿子擅长的篮球、书法领域取得新进步,也渐渐失去了晒的热情。原来觉得儿子挺有才的,后来发现他班上很多孩子都多才多艺,有弹钢琴的、跳拉丁舞的、练跆拳道,大家现在都不怎么晒了,担心自己孩子三脚猫功夫晒出来贻笑大方。

有时候周末,覃岚带儿子去游乐场开卡丁车,或是回老家教儿子做竹筒饭、钓鱼。亲子畅游的时刻,她都会拍下大量照片,不过这些珍贵照片一般都在家庭成员内部分享,尽量不在朋友圈晒玩乐的内



人民视觉供图

容,怕人家说我们贪玩,不求上进。而且在

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刘女士儿子今年已经读小学六年级。儿子4岁那年报跆拳道兴趣班后,刘女士结识了一帮同龄孩子的妈妈。她发现还没有给孩子报兴趣班之前,妈妈们基本上以晒孩子的吃喝玩乐为主,4-6岁孩子上小学之前,以晒孩子参加各种辅导兴趣班、参加各类证书考试的成绩为主,孩子上小学后家长晒得比较多的还是给孩子辅导作业、孩子考试考砸了的各种苦情。

期末考试后到学校放寒假之初的一段时间,必定是一年中家长们朋友圈晒娃的高峰期。刘女士说,这段时间,除了各种晒奖状、晒成绩、晒奖励的,还有类似答应孩子考到年级前10就带他来迪士尼,来兑现承诺了的凡尔赛花式晒娃。

刘女士表示,大部分妈妈都会在孩子上高年级之后,逐渐进入晒娃倦怠期。因为班上孩子的成绩越拉越大,还有很多家长在孩子低年级时立的各种Flag(意指公开树立的目标)被现实打脸,进入中年危机的家长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晒娃有时候还不如晒阳台上养的花花草草。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不是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也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相应正确的解答。

四年级蒸发现象的背后

山东淄博的艺考辅导老师张弛,朋友圈更新频率基本维持在日更,近一个月30多条原创分享中,仅有3条与8岁儿子相关,与孩子小时候换一块尿不湿、咬坏了一

只奶嘴都要发条朋友圈 昭告天下 相比,现在她的朋友圈里关于亲子互动日常的分享,显而易见地变少了。近一个月里,除了儿子埋头拼乐高,似乎只有一次排队买糖球的经历,是枯燥日常以外的甜。

张弛认为,与其说是四年级人间蒸发现象,父母晒娃频率降低了,不如说一方面,孩子的时间不再单纯为父母所有,娱乐时间被学业越来越多地挤占,也越来越吝啬与父母分享;另一方面,来自工作和家庭不透风的压力让父母也越来越难顶,柴米油盐都管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和孩子吟诗作赋?哪怕是周末,她和儿子也要在英语口语、硬笔书法、篮球和画画几个特长班之间辗转,甚至每一分钟路上的时间都被拍着表计算。对亲子相处乐趣的探索热情,就在这样重复的每一天中被渐渐消磨。

在北京一家外企负责景观设计的胡丹女士坦言,30岁到40岁左右年龄的员工是公司的主力,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和学业的压力会让自己心态变老,发现生活中乐趣的敏感度也下降了,没时间、没心思经营自己的朋友圈了。加上白天上班晚上辅导孩子,有时候孩子闹腾不听管教会引发家庭矛盾,一天忙下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朋友圈,她略带调侃地笑着说:简直是累到脑子都不清晰,表达都不流利,更别说发朋友圈了。

职场内卷已经够残酷了,难道在下一代教育的问题上,还要比比谁投入多?胡丹朋友圈 别人家的孩子 三年级就去考雅思、考托福了,小孩也很流利,自己给孩子花了1.5万元去报每周两节和外教交流的英语班,该花的钱,该报的班一点没落下,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还是那么大。眼看着下一代身上的教育内卷愈演愈烈,胡丹感到深刻焦虑,教育内卷的问题无解,有时候只能眼不见心不烦。在她看来,似乎只有大家彼此克制晒娃,尤其是晒成绩、晒才艺,才能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为彼此留些体面。

在杨槩看来,大多数四年级以上孩子的家庭都是不快乐的,即使孩子学习不用操心,家长还要为了小升初和其他各种问题而焦虑,更何况学习不用操心的孩子比大熊猫还要少。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问题,即便学习不用操心,还有别的问题,哪个家长也不会跟别人说自己孩子让人发愁的一面,所以不说话的成了大多数,既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也不愿说孩子不好,就干脆不说话了,渐渐就形成了四年级蒸发现象。

除此之外,随着孩子年龄渐长,步入青春,叛逆逐渐严重,使得亲子互动不如从前那般亲密,也是孩子年龄越大,家长越少晒娃的原因之一。

山东青岛的王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初三,小女儿才上二年级。在王林的带领下,小女儿从学前班就养成了每日背诵经典古诗词的习惯,现在已能熟练背诵高中课文《琵琶行》《将进酒》等名篇了。王林热衷于将小女儿背诵诗词的时刻拍成视频,上传到朋友圈,每日打卡。小女儿早已将朋友圈视频打卡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偶有一日,王林忘记录制视频,她还会主动提醒。

但与小女儿的每日视频打卡不同的是,大女儿鲜少在王林的朋友圈露脸,且她似乎对王林的镜头避之唯恐不及,妹妹和爸爸一起录视频,为了避免不小心入镜,她干脆关上门躲在自己房间里。哪怕是王林带女儿们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或是为大女

儿的生日精心准备了蛋糕,本该尽情开怀玩笑的时刻,爸爸的镜头一对上大女儿,她的笑容看上去也总是显得很僵硬。王林颇有些无奈地解释,现在就是要趁小女儿还愿意同他亲近的时候,多为她的成长做个记录,不然等她也到叛逆期时,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更别说开开心心地一起拍照了。

科学晒娃 离不开尊重孩子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拱墅区青少年宫书记张敏认为,很多父母在朋友圈晒娃,乐此不疲,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当成了表现自我价值的工具,特别是当父母在朋友圈公开用立Flag的方式,来促使孩子按照其希望的方向去发展时,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两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是晒娃时忽略孩子的心理感受和精神层面的个体成长,把孩子的个体尊严弱化成有特长才艺、用来炫耀的物件,很多人成长的力量来源于被爱,但当一个人只有成绩好才被看见被爱时,孩子往往看不到自我的内在、精神和情绪,从而失去自我。

二是家长私下暗暗比较可能会使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导向发生偏离,尤其父母在朋友圈等公开的条件下,试图用外部的奖励或惩罚刺激孩子成长时,会潜移默化使孩子认为自己的努力是为了父母的颜面,无法真正意义上调动孩子成长需要的内在驱动力。

最好的教育永远是自我教育,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教育。张敏说,他在朋友圈或公众号上晒娃前,一定会征得9岁儿子的同意。当孩子看到父亲所发的内容时,会主动和父亲说:爸爸我感觉您发这些东西有炫耀的感觉,这时张敏会对儿子做价值观的引导,向儿子解释自己此举一是为了做一个记录,二是希望你积极正面的态度影响更多的人。晒娃需因孩子而异,但科学晒娃离不开尊重孩子,保护孩子隐私,还有把握晒娃的度和价值导向,正如适宜的阳光对人身心有益,但过度地暴晒则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网友浮世闲散僧调侃自己养娃的过程就像游戏练号,家有初一狗崽子的过来人告诉你们(不在朋友圈晒娃)那是因为你已经越来越嫌弃了,感觉号已练废。从娃出生到成长的过程里,要不断输出加氪金(游戏用语,意为充钱),升级很慢,氪金很贵,而且并不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

但同时,她也表示,带娃是种历练,孩子长大,自己也会成长,是否成为MVP没那么重要,捡到的锦囊才是可喜的收获,让自己明白孩子才是独立的个体。她说,现在养的号已经小有成就了,虽然功课一塌糊涂,但是日常生活,非常棒!会做家常菜,自己简单的烘焙,会自己搭公共交通出去自己浪!她觉得家长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控制好自己情绪,不过分要求孩子,顺其自然,虽然并不知道这株小苗会开出什么样的花,还是生出一根狗尾巴草,但生活总得有美好的期待。

(应受访者要求,覃岚、胡丹均为化名)

让大学

9位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通讯员 张妍

我没想到大一就能听到韩杰才院士的课!

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吴丹哲本身学的是自动化专业,兴趣广泛的他已经选修了材料科学的十个基本问题、图像处理与我们的生活和探索控制的奥秘3门新生研讨课,在入学第一个学期就选到了韩杰才院士等一批学术大家、知名教授的课程。

在上海长大的吴丹哲,从小就对科技充满兴趣,读高中时已经参加过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总想着搞点事情出来,他也因此报考了哈工大。

吴丹哲从小的梦想在仅仅一年多的大学生活中就已开始生根发芽。和他一起组队做项目的王浩宇,是学校无线电协会的成员,唐浩云则对视觉处理技术情有独钟,3个小伙伴把大一项目学习中的问题延伸到了大二,目前还在课余时间一起搞事情。而刚刚大二的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学业导师,遇到难题时,总能在导师凌晨光副教授那里得到点拨和启发。

像吴丹哲这样,大一一开始进行项目学习,有专门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实验室参观、学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生研讨课、创新实验课、创新研修课、创业实践课、文化素质课,可以现场聆听院士、教授、教学名师的学术报告或授课,这几年,在哈工大已经不算新闻。

近年来,哈工大持续优化本科、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大类招生与大类培养改革,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全面推广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的同时,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个性化需求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满足。

曲华仁大一时在机电学院就读。尽管成绩不错,但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也充满求知欲的他,在大一结束时选择了转专业,进入经管学院学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并辅修人文社科与法学院的法学专业。现已大三的他,笑称自己是复合型本科生。

20岁,可以干什么,能干成什么?在哈工大,20岁的泰米尔为龙江二号卫星装上了微型CMOS相机,2019年2月,这个小小相机在太空中拍下的照片登上《科学》杂志,被称为最美地月合影。

因为最美地月合影,泰米尔成为同学中的明星。而他所在的哈工大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更是一个星光熠熠的群体。2020年五四青年节,这支由90后、00后学生组成的团队荣获第二十四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他们参与研制了龙江一号、龙江二号、珠海一号和新技术试验卫星E星等多颗卫星。紫丁香二号卫星开了我国高校学生自主设计、研制与管控微纳卫星的先河。

翻看机电学院研一学生王中山的简历,本科四年到保送读研,从大一到项目学习到大二参加学校智能车创新俱乐部,从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大赛到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从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到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他的经历也是4年不断线、实践教学教育的真实写照。

据悉,哈工大持续完善4年不断线的实践教学教育体系。围绕学生成长不同阶段的学习重点和成长关键点,构建了从大一年度创新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各类高水平学科竞赛,到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大学4年环环相扣、一以贯之的实践教学教育体系,鼓励学生尽早参与科研活动,尽早进入实验室,成为课题组的初级成员,搭上科研的快车。

一个个闪亮名字背后,蕴藏着哈工大破解教学与科研相互矛盾这个难点与痛点的密码。

据悉,学校着力推进教学科研协同育人,完善高水平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机制,把高水平科研成果及时植入教学内容中,让教学与科研两个轮子相互驱动、相辅相成,形成教学和科研相互支撑、相互依托、相得益彰的态势,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实训体系、平台体系和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坚持教学和科研双轮驱动,让学生在学中研,研中教,强化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机制建设。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反复强调的这个主张,成为哈工大科研优势、工程优势、实践优势、学科优势等各种办学优势向人才培养转化的航向标。

把教学和科研作为驱动人才培养中心任务的两个轮子,让这两个轮子一起转起来。周玉说。

硬核 赛车队在上海交大刮起速度旋风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魏其源 实习生 何艾迪

赛车这一豪门必备的项目,如今在多地高校呈现出四处开花的接地气状态。它不仅在校园里刮起一股速度旋风,还为我们汽车工业培养了一大批可用、实用、好用的青年创新人才。

从车子的设计、制作,再到后期的参赛、修车,全都我们自己弄。上海交通大学赛车队队长汤王豪可能是整个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社团招新时最拉风的一个。招新那天,赛车队直接把自己搭建的半成品赛车拉到了现场,话不多说,高转速发动机直接拉到1万多转,瞬间达到碾压全场的效果。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注意到,与其他高校赛车队不同,上海交大是一个没有汽车工程专业的双一流。它的赛车队,由来自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密西根学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医学院、农村学院等爱好赛车的同学们共同组成,而他们目前的指导老师,则是中华为公司转行来的、上海交大学生创新中心教师薛万坤。

很多学生在这里,把对赛车的兴趣,转变为自己未来的事业。他们几乎一年四季都待在这里,纯粹兴趣驱动创新。薛万坤告诉记者,赛车队里诞生了立志为国家建造核潜艇的直博学生,诞生了因为爱车考了德福去德国学习更加先进造车技术回报祖国的学生,还诞生过整个宿舍一起直博的学霸组合。

这两天,正值寒假期间,赛车队的20多名成员很多人决定不回家。从这个假期开始,他们要投入到紧张的单体车架、车身架构的设计工作中。此外,还有动力组、底盘组、算法组等多个小组的成员要开始



新一轮的新车架构准备。

别的实力强劲的老牌赛车学校,约有40名队员投入四五月时间完成一台车;我们是20多个队员,投入全年的时间完成2台车。薛万坤从去年10月接手赛车队事务,学生们对于赛车的热情,曾一度令他这个长期从事芯片研发工作的科技男都感到咋舌,我们没有汽车工程专业的老师,他们造出一台车,全靠上一代学长带下一代一起做。

薛万坤曾亲眼看着这帮学生在一个40多平方米的小教室里铺上炭布,从淘来的一些简单的原材料,到一点一点地把赛车需要的零部件装配起来。令他惊讶的是,上海交大作为一个没有汽车工程专业的高校,竟在一些德国汽车厂商那里有了备案。每年,赛车队的很多队员,都会提前被全球知名的汽车厂商预订,邀请他们从事汽车研发工作。

高校赛车界的传奇,从来不止在一所学校间流传。薛万坤见过同济大学赛车

队自己造的赛车,在进行百公里加速测试时,据称跑出了与保时捷赛车同等竞赛条件下差不多的成绩,入局后,曾听说清华大学的赛车队,曾在2017年凭借10个学生的力量把整个赛事的单体制造出来,清华参加赛车大赛时,还曾因为人手不够,赛车队长一个人推着车去其他赛车队里找人帮忙一起修车。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即时修车从来都是学生们不得不在比赛中面对的一项活活儿。而这项工作,恰恰把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学以致用发挥到了极致。

2019年中国大学生方程式赛车大赛在湖北襄阳举行,当时正值国庆假期后的第二周,襄阳下雨且湿冷。好几天时间,几乎没怎么睡觉。汤王豪告诉记者,大赛那几天,上海交大赛车队的队员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开会,7点开始参加比赛,晚上11点半离开赛场,半夜12点半还要再开一次会,1点半左右才能洗澡。



上海交大赛车队。

很多人看不明白,赛车不就是上赛道跑上几圈而已的事儿吗?一个比赛哪里至于要比一整天甚至好几个整天?原来,一部学生自己设计的方程式赛车,会在雨天环境中面临很多不同的问题。比如,襄阳暴雨,用帐篷搭建的停车房容易被雨打垮,工具箱和车内的很多电路板因此无法再使用,队员们需要现场焊接电路板。打着伞,吹两个小时电吹风,才能把刚焊接好的电路板吹干。汤王豪说。

此外,还有赛前车检,这项检查内含118页共计1000多条细则,只有赛车的所有条件全部经检测合格后才能上赛道。裁判只要说一句不行,队员们就要通宵达旦地对自家赛车进行修整整改。10天的比赛时间中,前3天基本都要花在现场改车上。

疯狂改车,工作量极大。汤王豪记得,上海交大赛车队在第三天下午5点就完成了车辆所有整改工作。而当时,西安交大的赛车发动机坏了,按照比赛规则不能